



宋时明月 寄春风

愿得柳七心

流珠·著

宋时明月

君是春衫客，依为女儿红。歌拍杨柳岸，魂销别离中。

宋词如名花，艳色天下重。宋词如飞絮，千丝引愁浓。

冷一阕踏莎行，撑一把油纸伞。

等你，在江南的烟雨季；

读你，在宋词的大观园。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宋时明月
寄春风

愿得柳七心

流珠·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时明月寄春风：愿得柳七心 / 流珠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8

ISBN 978-7-5596-2084-2

I. ①宋… II. ①流… III. ①宋词—诗歌欣赏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4587号

宋时明月寄春风：愿得柳七心

作 者：流 珠
出版统筹：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牛炜征
特约监制：林 丽
策划编辑：刘 钊 许 玲
封面设计：易珂琳
版式设计：朱明月
营销统筹：章艳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52千字 620毫米×889毫米 1/16 17印张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2084-2

定价：4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8876681 010-88876682

自序

夜深忽梦少年事

001

春尽江南岸，离人归不归

006

离情天涯远，倚楼魂暗销

017

愧我燕来迟，谢他珠帘卷

024

同心伤离别，潮平意难平

032

秋色寒烟翠，相思明月楼

041

角吹孤城闭，征人家万里

048

东南形胜地，箫鼓醉烟霞

058



露花水殿明，云海洞天晚	067
清明寻芳景，踏青佳丽地	074
暮雨衰荷冷，忆共粉郎语	084
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089
青春莫抛躲，长愿伴伊坐	094
万里丹霄路，与君携手归	103
珠玑置怀袖，似见千娇面	110
谁唱孤凤怨，新声动少年	117
妙舞章台柳，盈盈昭阳燕	123

蕙质易飘逝，遗音劳梦想	129
天教深盟在，但愿有初终	136
不悔衣带宽，为伊独憔悴	147
归去睹倾城，并枕向绣帏	152
南浦泛画鹢，断鸿长天暮	158
冷落清秋节，杨柳歌残月	166
江天洗清秋，归思萦妆楼	177
是白衣卿相，换浅斟低唱	183
杏园新郎君，香尘试骄马	191



歌酒旧情怀，应不似当年	199
寰宇荐殊祥，英哲掩前王	209
锦里说风流，遗爱成嘉话	218
忆夫差旧国，羨范蠡扁舟	225
长空散瑶花，明月照幽素	233
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	241
城南逢谢女，袅袅相思调	246
愿如桃与杏，从容嫁春风	253
水调持酒听，送春伤流景	259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中楼台影动、灯花初落。斯时斯景，正宜“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然而说来奇怪，我临窗而吟的，却并非前人先贤们的名篇隽句，而是自己所写过的一首词。其实那根本不能算得上是一首词，无韵可依、贻笑大方。但在那样的夜晚、那样的梦境，我所想起的，偏偏是它：

簟纹秋水几许长？轻舸浅唱，两两红装，晚风暗助舞衣香。
遥忆芙蓉在潇湘。俊逸浪漫，雍容浩荡，明月来时醉流光。

明月来时醉流光。流光逐水，岁月嬗替。屈原说：“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世间能逍遥容与者，唯梦想而已。正如某首歌中所唱，“谁能给我一双翅膀，飞到最远的地方。用尽全力乘风而去，穿过黑夜的阻挡”。梦想就是这样一双会飞的翅膀，是游离于光阴岁月之外、盛开不败的芙蓉，永远俊逸浪漫，雍容浩荡。

按照通常的看法，人生中最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时代，必属少年之时。可惜少年时代，在学业为重的大环境下，有如笼中鸟、网中鱼，

天空虽广，大海虽阔，却无从奋飞，无从腾跃。拘于狭小的天地，十六岁的花季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缤纷多彩。幸喜，我的少年时代有诗词相陪，而与诗词相伴的日子，也就成了我人生中最是诗情画意、浪漫充实的时光。

我与宋词结缘，大概是在十三四岁吧，是古人极为称赏的“豆蔻年华”。而缘起却是因为唐诗，一次极偶然的机会，我从同学家发现并借到一本唐圭璋先生等人所编的《唐诗鉴赏辞典》，如获至宝，喜爱非常。记得那时我们期中、期末考试，各科成绩前三名者都会得到一本笔记本作为奖励。我得到过好几本这样的“战利品”呢！至今还能清晰地忆起笔记本的封面——一个戴着俏皮小帽的新疆小姑娘，侧首含笑坐在鲜花怒放的草地上，它的名字叫作《花儿欢》。而我竟然别出心裁，将好几本《花儿欢》用针线装订为厚厚的一本，孜孜不倦地在那一盏橘红色的读书灯下誊抄起《唐诗鉴赏辞典》所选录的唐诗来。我奶奶是名退休教师，也是我童年时《唐诗三百首》的启蒙老师。大约是有感于我的这种虔诚与热情吧，她特地去书店为我买回了一本《唐宋词鉴赏辞典》。以当时的物价，购置这么一本精装厚册的书，算得上是轻奢了一把。谁让奶奶心疼孙女呢：“好好地学着吧，这下可不用熬夜抄写了。”从此，唐诗宋词之美，同时萦心铭怀矣。而少时读词的情味，恰如辛弃疾所言：“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

本书题名“愿得柳七心”，却不是一本只谈柳永之书，尽管所选的辞章篇幅的确以柳永为冠，而笔者于此亦是用力最勤。遥想北宋盛年名都东京，人人都爱柳七郎，家家皆诵耆卿词。“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柳七何幸而生此时代，时代何幸而得此奇才。柳七是历史上第一个写词专业户，而本书中的其余词人，则有别于他。寇準、陈尧佐、范仲

淹，这三位词人都曾入阁拜相。呼风唤雨的政坛大佬写起词来却能曲尽婉妙，这还真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本书还会讲到一位神秘的西湖隐士，或许你已猜到他是谁了——是的，就是那位与梅花情定终身的诗人。而压场出现的，则是被誉为“云破月来花弄影尚书”的张子野。“人生无物比多情，江水不深山不重。”子野凝思幽叹，琵琶又换新声。

按照笔者的设想，拟以本书为始发之作，将宋词评析写成一个系列。愿得柳七心，这里的柳七，用以借指天下词人。所愿得者，是天下词人的意脉神髓。真能完成这场长跑吗？那么多令人心仪、心动的宋词，所费工夫之久，是难以估算的。即使做好了“磨洋工”的打算，志大才疏，多半也会半途而废、徒呼奈何。虽所望过奢，然而，就如探春者恨不能遍观天下名园，爱星者梦寐以求的，绝不止于孤星皎然，而是璀璨如海的星空。如果你足够爱词的话，又怎会拒绝这样一个甜美浩瀚的梦想呢？相逢意气为君饮，愿与宋词过一生。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说起来，只是一个“柳”字，真能牵动无限思致。我高中时所写的第一篇作文就叫《问柳》。那年我十五岁，已能背得《唐宋词鉴赏辞典》中的许多词作。就今天看来，这当然是一篇不无稚气却又刻意为之的少作，但亦可以看出，诗词对我的影响已是何其深切。兹录于下：

柳，我问你：深秋了，你还独自站在月下，不冷吗，不害怕吗？

哎，为什么你总长在江岸汀边？你送过好多好多的行人呵！韦庄的《古离别》里就有你：“晴烟漠漠柳毵毵，不那离情酒半酣。更把玉鞭云外指，断肠春色在江南。”可有的诗人不喜欢你，姜白石的《长亭怨慢》里曾有这样的词句：“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许。”贵

备你无情。李商隐还算了解你，他说你：“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这些，你都知道吗？我可真是喜欢你那撩人心怀的碧丝和清逸俊迈的丰姿呵……

每到春日，你总在微风的吹拂下依依低舞，款款轻飞。你那摇动的柔嫩的枝叶恍若长裙迤地，轻盈地拂荡在水面，带给一湖平静的碧水几抹浅淡的波纹。你摇曳着，摇曳着如水的梦和如水的柔情。于是，你高兴了，从那深青的柳丝中我看见了你那一份盈盈脉脉的深情而羞怯的笑靥。呀，你好清秀呵！我如痴如醉地瞧着你的青色，连你那轻飞的柳絮蒙蒙地扑在脸上也不知道了。对了，你的飞絮像什么呢？它如同散雪飘落在霜夜，又好像是丝雨乱点着黄昏。你知道，就在好久前这个柳絮飘飞的春日，我的朋友离我而去了。我折你一枚青叶寄给她，你可允许吗？呵，你点头了。那么，你是答应了我。每次我到这儿来，总念秦观的《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

此时的你，在静谧得拌了蜜似的月色里远远看去，缥缥缈缈，如烟似雾，怪不得历来就有“做冷欺花，将烟困柳”之说。萧萧的秋风照着你，淡月疏星照着你，穿过那浓密的枝叶，照出了那么个清丽柔媚的形影。于是隐在亭榭池阁之间的你，嫣然摇动，变成了好些个绝美绝妙的词句。一片深心，也真的“依依似与骚人语”了。你将告诉诗人们什么呢？是“待得归鞍到时，只怕春深”的惆怅，还是“春满缕，为君将入江南去”的情思？我无从得知，难道诗人们也无从得知吗？慧性灵心、情肠意匠的诗人呵……柳呵，如果明月可以比作你温润的性灵，那么清风就亦许是你的魂儿了。那么，我变作清风、明月来伴你，好使你永不孤独，好吗？但这却是不可能的呀，你可知道吗？于是，我也为你作句诗“欲作秋风思无迹，吟成湘月魂难通”。它就

停在你最高的树枝尖上，你可看见了？

门外的风，好像还没有定，可我的心儿，却早随流水去了……

在我不够端正的笔迹下，是老师用红字标注的“喜阅”以及令人鼓舞的评语：《问柳》，标题不俗，问得好，也问得巧。情浓似酒，构思讲究，语言抒情。好读书，有相当高的文学素养。希望能经常读到你情文并茂的文章。如果能写一手娟美的好字，那就更加能引人反复吟咏了。

年光抛人，清梦易断。年少问柳的情怀，早已被世俗的喧闹所侵扰，被人间的风尘所掩埋。这么多年过去了，字迹仍然凌乱，好读书的习性却在不知不觉中磨损消减得不成样了。“何时归赋沧浪水，浣我征衣万斛尘。”也许，是时候了，挥一挥衣袖，将喧闹与风尘抖落身后，怀揣期待与忐忑，静悄悄地回到诗心词境的源头。折一枝新柳，拈一朵春花，与那个年少时的自己相遇在莺飞草长的陌上。心中一惊，复又一喜。

我眼中的她，穿一件天蓝色的毛衣，齐耳覆额的短发，红如石榴的娃娃脸，戴着黑边框的古董眼镜，害羞而又倔强。她眼中的我，蓝裙长发，不见了框架眼镜，不再有一清见底的目光，不再害羞脸红，却还留存了一些倔强的气息。她当然不会主动与我打招呼，但我却极其自然地招呼起她来。仿佛久别重逢的朋友，在晨光里、落日下，交错着我们的对谈：

“原来，你还在这里。”

“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些年来，你都去过哪里呢？那里可也有春天，也有芳草？”

“也有春天，却比不上这里的天然秀丽。也有芳草……然而，怎么说呢？岂不闻——‘长亭道，一般芳草，只有归时好。’”

春尽江南岸，
离人归不归。



江南春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洲人未归。

入眼看到“江南春”这题目，是不是有种似曾相识之感？是的，唐诗中就有一首同名之作，作者是晚唐诗人杜牧。小杜的《江南春》是这么写的：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而在词牌中，含有“江南”一词，最是为人念念不忘、反复援引的篇目大概要数白居易的那首《忆江南》了。《忆江南》，又名《望江南》《江南好》《梦江南》，一连串言必称“江南”的小令，其实属于同一词牌。至于词牌中以“江南春”为题目的，则仅此一首，这

一词牌，也没有别的曾用名。

打开煌如列星的《全宋词》，第一篇描写江南春色的作品，就是这首《江南春》。而它的作者寇準，则是宋真宗景德年间的一代名相。在中国民间，寇準还真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民谚有云：“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但寇準之所以那么出名，却并非得益于民谚，而是得益于民间传说《杨家将》。《杨家将》中的寇天官足智多谋、一身正气，最终扳倒大奸大恶的潘仁美，为杨门忠烈平冤昭雪。传说不是历史。在历史学家看来，寇準与杨家将的核心人物杨六郎是难以相提并论的。一个是握发吐哺、翼佐皇图的相君，一个是镇守边关、功名未著的武将，这样的两个人，只怕连个一面之缘都没有。估计寇公会一脸茫然：“为杨门昭雪？是哪个杨门？何冤之有，何雪须昭？”

除了《杨家将》中的“寇天官”这一尊称，在民间，寇準还有一个富有乡土气息的别称——寇老西儿。相传寇準是山西人，腰悬醋瓶，就像电视剧中那些以风雅自命的国民党官员一样，时不时地呷上那么一两口。所不同者，国民党官员随身所携的是精装洋酒，而寇準所带的是醋瓶而已。但是想想也挺滑稽的。寇公真有不呷醋的习惯吗？位极人臣，在金銮殿上，若犯了醋瘾可如何是好？总不成当着圣主的面呷上一口老醋，再喷着满嘴的醋气向“吾皇”慷慨陈词吧！哎，不用担心，压根儿就没这回事。“腰悬醋瓶”是民间刻意为寇準打造的朴素亲民的形象，而实际上，寇準是陕西人，不嗜醋。即使硬要给他安上个“老西儿”的昵称，也是“陕老西儿”，而不是“山老西儿”。还有一点需要纠正，正史上的寇準并不是以朴素著称，而是“奢侈冠一时”（司马光语）。

关于寇準的“奢侈”，在明代蒋一葵所著轶史《尧山堂外纪》一

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寇莱公有妾蒨桃，灵淑能诗。公尝设宴，会集诸伎，赏绫绮不赀。蒨桃献诗二绝讽之，曰：“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又，“风劲衣单手屡呵，幽窗轧轧度寒梭。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之曰：“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我倒觉得，这个故事中的寇莱公（即寇準，曾受封莱国公）较为符合真实生活中的人物原型。按照《宋史·职官志》所公开的宋朝官员俸禄，宰相、枢密史级别的官员每月俸钱为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四、绢三十匹、绵百两，粟一百石。仅以月基本工资这一项收入而言，三百千即三百贯，差不多是三百两银子，有人粗略地计算了一下，这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九万元人民币。按照这一算法，一个穷光蛋若能在宋朝当上一年的宰相，一年之后何止有望脱贫，铁定步入百万富翁之列了。宋朝的皇帝对臣子们出手可真够大方啊！就算当不上宰相，能在宋朝从基层的官员做起，也是一生的造化啊！而寇準曾两度为相，前后长达三十年。俸禄既丰，“奢侈冠一时”亦在情理之中了。

富贵而知礼乐，宋词的兴起，同宋朝官吏的优厚待遇与优雅生活是分不开的。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在宋朝真是至理名言。宋朝的官吏多为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读书人，读书人一旦飞黄腾达了，会将富贵生活过得很有情调，而不会像那些一夕暴发的土豪，挥金如土仍不得要领。且看《尧山堂外纪》中的寇準在公事之余以何消遣呢：“公尝设宴，会集诸伎，赏绫绮不赀。”当然不是在大吃大

喝之后在堂上抬出一箩筐的绫罗绸缎，让那些伺候宴席的歌伎们展开你争我夺，寇公则在一旁自得其乐，如同观看一出猴戏。合理的解释是，寇公设宴招待来宾，“凉宵绮宴开，酃醑湛芳罍。鹤盖留飞舄，珠喉怨落梅”。宾主尽欢，为了表达心中的欢愉与感动，寇公遂于宴后以绫绮赏赠歌伎。

然而不是每个得到赏赐的歌伎都感恩领情，有人还嫌寇公赏得太轻。寇公的侍妾蒨桃聪明贤淑，就写了两首诗来加以讽劝，其讽劝的对象不是贪心挑剔的歌伎，而是大方行赏的寇公。两首诗都将歌伎与织女做了比较，“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蒨桃认为寇公不知惜物，赏赐过奢。寇公深知其贤，但是要他以大臣之体当着自己侍妾的面认错，这怎么可以呢？太伤体面了。只好自我解嘲道：“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而寇公之所好，恐怕不单是“且向樽前听艳歌”吧。史称寇準“善诗能文，七绝尤有韵味”。寇準诗存三百首，其最早为人所知的诗，题为《咏华山》，其诗云：

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

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

相传寇準作此诗时年方七岁，三步而成，比曹植的《七步诗》还要省时省力。此诗为寇公赢得了“神童”之称。

寇神童在十九岁时就考中了进士，柳永可是考到了五十岁才熬出了“新郎君”的资格。但年轻人也不是人见人爱、处处吃香，至少就当时的统治者宋太宗而言，他更看好成熟人士，在开科取士方面，“年

少者往往罢去”。于是就有人开导寇準说，为保万无一失，你就在简历中给自己虚加几岁吧，这样皇上的心里才会踏实，皇上喜欢给年长者亮绿灯，年少者则往往亮红灯。但寇準却拒绝了，他的理由是——做人要以诚为本，怎可谎报岁数以邀君恩呢？结果宋太宗也并没因为寇準过于年轻而对他有所非难。实诚人，天不负。寇準被授以大理评事之职，正式上岗就业。

这是《宋史·寇準传》中的一段本事，寇準为人之耿介于此可见一斑。这本书中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关于寇準的直而不弯。话说有一次，寇準向宋太宗奏事，太宗听得无名火起，起身便走。看到龙颜震怒，估计殿堂上的大臣与侍从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独有这个闯了大祸的寇準，并未按照常理搬演以头抢地、泣血赔罪的剧情，反倒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拉着宋太宗的衣袍不放。不但一言不合就拉龙袍，口里还念念有词：“我还没说完呢，皇上总要听臣说完后再决定该不该生气吧？”

说来也奇怪，如此倔强的性格，如此大不敬的举动，反令宋太宗对寇準转怒为喜、大有好感起来。宋太宗忽然想起了唐太宗的谏臣魏徵。唐太宗曾说魏徵像个乡下佬儿一样可厌可恨，恨得厉害时简直想要杀掉他。但满朝文武中，唯有这个宁折不弯的乡下佬儿，令唐太宗既恨且爱，既爱且敬。魏徵去世后，唐太宗哀哭不已，对左右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在寇準身上，宋太宗看到了魏徵的影子。于是欣然回座，当众表扬寇準说：“朕得寇準，犹文皇（唐太宗谥号）之得魏徵也。”

也许是因为寇準上述品质的吸引吧，令《杨家将》的作者不畏牵强附会，脑洞大开地将寇準写入评书，为杨门群英充当了重要配角。